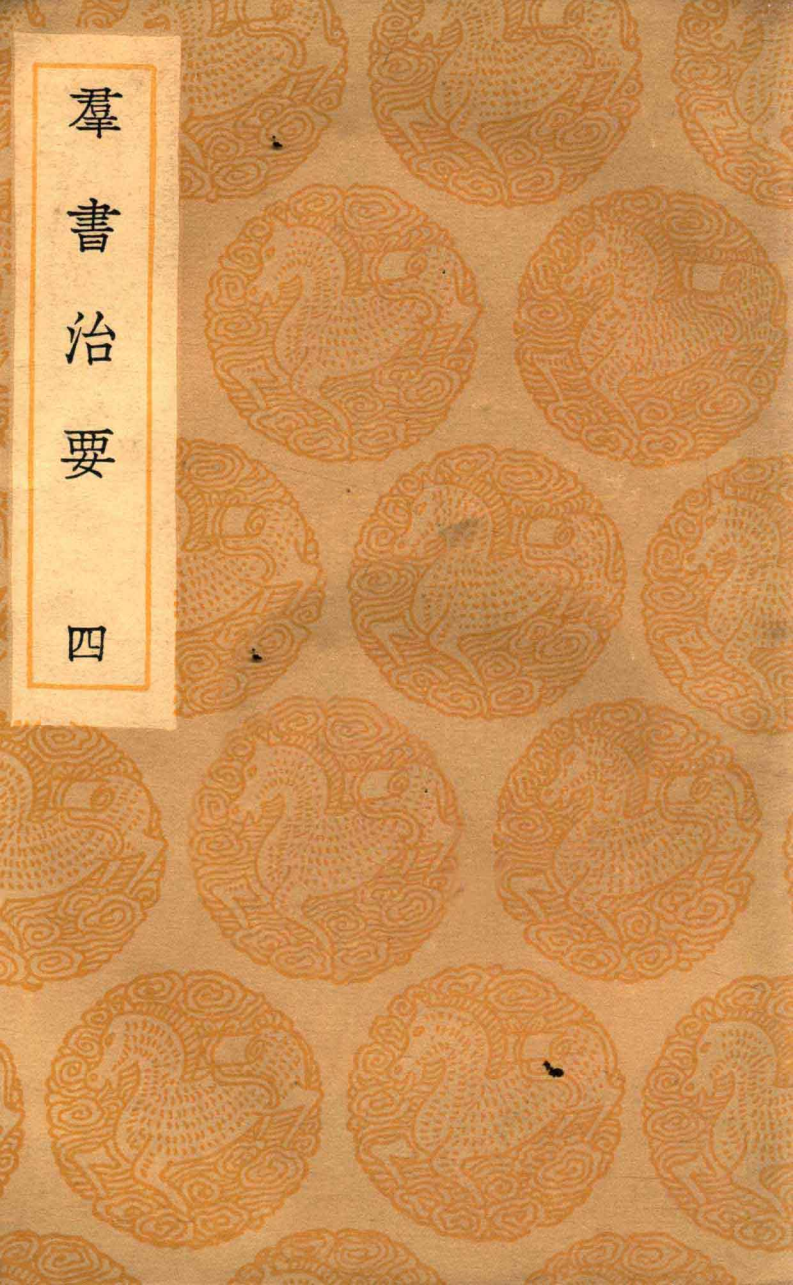


羣書治要
四



羣書治要

(四)

魏徵等撰

羣書治要卷第十七

漢書五

傳

張釋之字季。南陽人也。以貲爲郎。事文帝。十年不得調。欲免歸。中郎將爰盎知其賢。惜其去。乃請徒釋之。補謁者。釋之既朝畢。因前言便宜事。文帝稱善。拜釋之爲謁者僕射。從行。上登虎圈。問上林尉禽獸簿。十餘問。尉左右視。盡不能對。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。上所問禽獸簿甚悉。欲以觀其能。口對響應無窮者。文帝曰。吏不當如此邪。詔拜嗇夫爲上林令。釋之前曰。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。上曰。長者。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。上復曰。長者。釋之曰。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。此兩人言事。曾不能出口。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。且秦以任刀筆之吏。爭以亟疾苛察相高。其弊徒文具。無惻隱之實。以故不聞其過。陵夷至於二世。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。臣恐天下隨風靡。爭口辯。無其實。且下之化上。疾於景響。舉措不可不察也。文帝曰。善。迺止。從行至霸陵。上顧謂羣臣曰。嗟乎。以北山石爲椁。用紵絮斮陳漆其間。豈可動哉。左右皆曰。善。釋之前曰。使其中有可欲。雖錮南山猶有隙。使其中無可欲。雖無石椁。又何戚焉。文帝稱善。其後拜釋之爲廷尉。頃之。上行出中渭。

橋。橋在兩岸之中也。

有一人從橋下走。乘輿馬驚。於是使騎捕屬廷尉。釋之。奏當此人犯蹕。

蹕。止行人。

當罰金。上

怒曰。此人親驚吾馬。馬賴和柔。令他馬。固不敗傷我乎。而廷尉適當之罰金。釋之曰。法者。天子所與

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是。更重之。是法不信於民也。且方其時。上使使誅之。則已。今已下廷尉。廷尉。天

下之平也。壹傾天下用法。皆爲之輕重。民安所措其手足。唯陛下察之。良久曰。廷尉當是也。其後人

有盜高廟。坐前玉環。得文帝怒。下廷尉治。奏當弃市。上大怒曰。人無道。適盜先帝器。吾屬廷尉者。欲

致之族。而君以法奏之。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。釋之曰。法如是足矣。且罪等。俱死罪也。盜玉環。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。

然以逆順爲基。今盜宗廟器而族之。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。不欲指言。故以取土喻也。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。

乃許廷尉當。

馮唐。趙人也。以孝著。爲郎中署長。事文帝。帝輦過問唐曰。父老何自爲郎。家安在。具以實言。曰。吾居

代時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。趙將李齊之賢。戰於鉅鹿下。吾每飲食。意未嘗不在鉅鹿也。每食念監所說李齊

在鉅鹿時也。

父老知之乎。唐對曰。齊尙不如廉頗。李牧。上曰。嗟乎。吾獨不得廉頗。李牧時爲將。豈憂匈奴

哉。唐曰。陛下雖有頗。牧。不能用也。上怒。起入禁中。良久召唐復問曰。公何以言。吾不能用頗。牧也。對

曰。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。跪而推轂。曰。闡以內寡人制之。闡以外將軍制之。門中櫺爲闡也。軍功爵賞。皆決

於外。歸而奏之。此非空言也。李牧之爲趙將。居邊。軍市之租。皆自用饗士。賞賜決於外。不從中覆也。

無時字。

委任而責成功。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。是以北逐單于。破東胡。滅澹林。胡名也。西抑強秦。南支韓魏。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。軍市租盡以給士卒。出私養錢。五日壹殺牛。以饗賓客。軍吏舍人。是以匈奴遠避。不近雲中之塞。虜嘗壹入。尚帥車騎擊之。所殺甚衆。上功莫府。一言不相應。文吏以法繩之。其賞不行。愚以爲陛下法太明。賞太輕。罰太重。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。陛下下之吏。削其爵。罰作之。由此言之。陛下雖得頗牧。不能用也。臣誠愚。觸忌諱。死罪。文帝悅。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。復以爲雲中守。而拜唐爲車騎都尉。荀悅紀論曰。以孝文之明。本朝之治。百寮之賢。而賈誼見排逐。張釋之十年不痛乎。夫知賢之難。用人之不易。忠臣自固之難。在明世且由若茲。而況亂君闇主者乎。然則屈原赴於汨羅。子胥臨夷於江。安足恨哉。周勃質樸忠誠。高祖知之。以爲安劉氏者勃也。既定漢室。建立明主。眷眷之心。豈有已哉。狼狽失據。塊然囚執。俛首拊襟。屈於獄吏。可不悲哉。夫忠臣之於其主。由孝子之於其親也。盡心焉。盡力焉。進而喜。非貪位也。退而憂。非懼寵也。忠結於心。戀慕不止。進得及時。樂行其道也。故仲尼去魯。遲遲吾行也。孟軻去齊。三宿而後出。蓋彼誠仁聖之心也。夫賈誼過湘。弔屈原惻愴。豈徒忿怨而已哉。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。及其傳梁士。哭泣而從之死。豈可謂非至忠乎。然而人主不察。豈不哀哉。及釋之屈而思歸。馮唐困而後達。又可悼也。此忠臣所以泣血。賢哲所以傷心也。

汲黯字長孺。濮陽人也。爲人正直。以嚴見憚。武帝召爲中大夫。以數切諫。不得久留內。遷爲東海太守。黯學黃老言。治民好清靜。責大指而不細苛。黯多病。臥閣內不出。歲餘。東海大治。召爲主爵都尉。治務在無爲而已。引大體不拘文法。上曰。汲黯何如人也。嚴助曰。使黯任職居官。亡以瘡人。然至其輔少主。雖自謂賁育。弗能奪也。上曰。然古有社稷之臣。至如汲黯近之矣。大將軍青侍中。上踞廁視

之。廁謂牀邊踞牀視之。

丞相弘宴見上。或時不冠。至如見黯。不冠不見也。嘗坐武帳。黯前奏事。上不冠。望見黯。

避帳中。使人可其奏。其見敬禮如此。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。黯質責湯於上前曰。公爲正卿。上不

能褒先帝之功業。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。安國富民。使囹圄空虛。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。紛

亂也。而公以此無種矣。黯時與湯論議。湯辯常在文深小苛。黯憤發罵曰。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

公卿。果然。必湯也。令天下重足而立。側目而視矣。

賈山。潁川人也。孝文時。言治亂之道。借秦爲諭。名曰至言。其辭曰。夫布衣韋帶之士。脩身於內。成名

於外。而使後世不絕息。至秦則不然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賦斂重數。赭衣半道。羣盜滿山。使天下之

人。戴目而視。傾耳而聽。一夫大呼。天下響應。秦非徒如此也。又起咸陽而西至雍。離宮三百。鐘鼓帷

帳。不移而具。又爲阿房之殿。殿高數十仞。東西五里。南北千步。從車羅騎。四馬驚馳。旌旗不撓。爲宮

室之麗。至於此。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。爲馳道於天下。東窮燕齊。南極吳楚。道廣五十步。

厚築其外。隱以金椎。作壁如甬道。隱也。以鐵椎築之也。樹以青松。爲馳道之麗。至於此。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

足焉。死葬乎驪山。吏徒數十萬人。曠日十年。下徹三泉。冶銅錮其內。漆塗其外。被以珠玉。飾以翡翠。

中成觀游。上成山林。爲葬埋之侈。至於此。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。蓬顆。猶裸也。秦以熊

羆之力。虎狼之心。蠶食諸侯。并吞海內。而不篤禮義。故天殃已加矣。臣昧死以聞。願陛下少留意而

詳擇其中。臣聞忠臣之事君也。言切直則不用。其身危。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。故切直之言。明主所欲急聞。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。地之礪者。雖有善種。不能生焉。江皋河瀕。雖有惡種。無不猥大。故地之美者。善養禾。君之仁者。善養士。雷霆之所擊。無不摧折者。萬鈞之所壓。無不糜滅者。今人主之威。非特雷霆。勢重。非特萬鈞也。開道而求諫。和顏色而受之。用其言而顯其身。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。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。惡聞其過乎。震之以威。壓之以重。則雖有堯舜之智。孟賁之勇。豈有不摧折者哉。如此。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。弗聞。則社稷危矣。古者聖王之制。史在前。書過失。工誦箴諫。庶人謗於道。商旅議於市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。聞其過失而改之。見義而從之。所以永有天下也。天子之尊。四海之內。其義莫不爲臣。然而養三老於大學。舉賢以自輔弼。求脩正之士使直諫。故尊養三老。示孝也。立輔弼之臣者。恐驕也。置直諫之士者。恐不得聞其過也。學問至於芻蕘者。求善無厭也。商人庶人。誹謗已而改之。從善無不聽也。昔者秦力并萬國。富有天下。破六國以爲郡縣。築長城以爲關塞。秦地之固。大小之勢。輕重之權。其與一家之富。一夫之疆。胡可勝計也。然而兵破於陳涉。地奪於劉氏者。何也。秦王貪狠暴虐。殘賊天下。窮困萬民。以適其欲也。昔者周蓋千八百國。以九州之民。養千八百之君。用民之力。不過歲三日。什一而藉。君有餘財。民有餘力。而頌聲作。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。自養。力疲不勝其役。財盡不勝其求。一君之身。所以自養者。馳騁弋獵之娛。天

下弗能供也。勞疲者不得休息。飢寒者不得衣食。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。人與之爲怨。家與之爲讎。故天下壞也。身死纔數月。天下四面而攻之。宗廟滅絕矣。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。何也。天下莫敢告也。其所以莫敢告者。何也。無養老之義。無輔弼之臣。無進諫之士。縱恣行誅。退誹謗之人。殺直諫之士。是以偷合苟容。比其德則賢於堯舜。課其功則賢於湯武。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。詩曰。非言不能。胡此畏忌。此之謂也。又曰。濟濟多士。文王以寧。天下未嘗無士也。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。何也。文王好仁。故仁興。得士而敬之。則士用。用之有禮義。故不致其愛敬。則不能盡其心。則不能盡其力。則不能成其功。故古之賢君。於其臣也。尊其爵祿而親之。疾則臨視之。無數死。則弔哭之。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。未斂。不飲酒食肉。未葬。不舉樂。當宗廟之祭而死。爲之廢樂。故古之君人者。於其臣也。可謂盡禮矣。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。以報其上。功德立於後世。而今問不忘也。

鄒陽。齊人也。事吳王濞。濞以太子事怨望。稱疾不朝。陰有邪謀。陽奏書諫。吳王不納其言。去之梁。從孝王遊。陽爲人有智略。忼慨不苟合。介於羊勝。公孫詭之間。勝等疾陽。惡之於孝王。孝王怒。下陽吏將殺之。陽迺從獄中上書曰。臣聞忠無不報。信不見疑。臣常以爲然。徒虛語耳。昔者。荆軻慕燕丹之義。白虹貫日。太子畏之。燕太子丹厚養荆軻。令西刺秦王。其精誠感天。白虹爲之貫日也。白虹。兵象也。日。君象也。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。太白食昂。昭王疑之。白起爲秦伐趙。破長平軍。欲遂滅趙。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。爲應侯所害。事不成。其精誠上達於天。故太白爲之食昂。昂。趙分也。夫精變天地。而信不諭兩

主豈不哀哉。今臣盡忠竭誠。畢議願知。盡其計議。願王知之也。左右不明。卒從吏訛。爲世所疑。是使荊軻衛先

生復起。而燕秦不寤也。願大王孰察之。昔玉人獻寶。楚王誅之。李斯竭忠。胡亥極刑。是以箕子陽狂。

接輿避世。恐遭此患也。願大王察玉人。李斯之意。而後楚王。胡亥之聽。無使臣爲箕子。接輿所笑。臣

聞比干剖心。子胥鴟夷。臣始不信。迺今知之。願大王孰察。少加憐焉。語曰。有白頭如新。傾蓋如故。何

則知與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。借荊軻首以奉丹事。於期爲秦將。被讒。走之燕。始皇滅其家。又重購之。燕遣軻刺始皇。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也。

王奢去齊之魏。臨城自剄。以卻齊而存魏。王奢齊臣也。亡至魏。其後齊伐魏。奢登城謂齊將曰。今君之來。不過以奢故也。義不苟生以爲魏累也。遂自剄。夫王

奢樊於期。非新於齊。秦而故於燕。魏也。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。行合於志。慕義無窮也。蘇秦相燕。人

惡於燕王。燕王按劍而怒。食以駃騠。駃騠。駿馬也。敬重蘇秦。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。白圭顯於中山。人惡之。魏文侯。文侯

賜以夜光之璧。何則。兩主二臣。剖心析肝相信。豈移於浮辭哉。女無美惡。入宮見妒。士無賢不肖。入

朝見疾。昔司馬喜臙腳於宋。宰相中山。范雎拉脅折齒於魏。卒爲應侯。此二人者。皆信必然之畫。捐

朋黨之私。故不能自免於疾妒之人也。百里奚乞於道路。繆公委之以政。寧戚飯牛車下。桓公任之

以國。此二人者。豈素宦於朝。借譽左右。然後二主用之哉。感於心。合於行。堅如膠漆。昆弟不能離。豈

惑於衆口哉。故偏聽生姦。獨任成亂。昔魯聽季孫之說。逐孔子。宋任子冉之計。囚墨翟。夫以孔墨之

辯。不能自免於讒諛。而二國以危。何則。衆口鑠金。積毀銷骨也。秦用戎人。由余而伯中國。齊用越人

乞下有食字。

舊無之君
二字補

子臧而強威。宜此二國豈係於俗。牽於世。繫奇偏之辭哉。公聽並觀。垂明當世。故意合則胡。越爲兄弟。由余子臧是矣。不合則骨肉爲讎敵。朱象、管、蔡是矣。今人主誠能用齊、秦之明。後宋、魯之聽。則五伯不足侔。而三王易爲也。夫晉文親其讎。強伯諸侯。齊桓用其仇。而匡天下。何則。慈仁殷勤。誠加於心。不可以虛辭借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。東弱韓、魏。立強天下。卒車裂之。越用大夫種之謀。禽勁吳。而伯中國。遂誅其身。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。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。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。懷可報之意。披心腹。見情素。墮肝膽。施德厚。無愛於士。則桀之狗可使吠堯。跖之客可使刺由。何況因萬乘之權。假聖王之資乎。然則荆軻、沈七族。要離、燔妻子。豈足爲大王道哉。臣聞明月之珠。夜光之璧。以闇投人於道。衆莫不按劍相盼者。何則。無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。輪囷離奇。困離奇。委曲盤戾也。而爲萬乘器者。以左右先爲之容也。故無因至前。雖出隨珠和璧。祇結怨而不見德。有人先游。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。身在貧羸。雖蒙堯、舜之術。狹伊、管之辯。懷龍逢、比干之意。而素無根柢之容。雖竭精神。欲開忠於當世之君。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。是使布衣之士。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。今人主沈諂諛之辭。牽帷廕之制。使不羈之士。與牛驥同皁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。臣聞盛飾入朝者。不以私汙義。砥礪名號者。不以利傷行。故里名勝母。曾子不入。邑號朝歌。墨子回車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。籠於威重之權。脅於位勢之貴。回面汙行。以事詔

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。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。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。書奏。孝王立出之。卒爲上客。

枚乘字叔。淮陰人也。爲吳王濞郎中。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。乘奏書諫曰。臣聞得全者全昌。失全者全亡。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。則事無遺策。功流萬世。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。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。夫以一縷之任。係千鈞之重。上懸之無極之高。下垂之不測之深。雖甚愚之人。猶知哀其將絕也。馬方駭。鼓而驚之。係方絕。又重鎮之。係絕於天。不可復結。墜入深泉。難以復出。其出不出。間不容髮。言其激切甚急也。能聽忠臣之言。百舉必脫。必若所欲爲。危於累卵。難於上天。變所欲爲。易於反掌。安

於泰山。今欲極天命之壽。敝無窮之樂。究萬乘之勢。不出反掌之易。以居泰山之安。而欲乘累卵之危。走上天之難。此愚臣之所大惑也。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。卻背而走。迹逾多。影逾疾。不知就陰而止。影滅迹絕。欲人勿聞。莫若勿言。欲人勿知。莫若勿爲。欲湯之滄。滄。寒也。一人炊之。百人揚之。

無益也。不如絕薪止火而已。不絕之於彼。而救之於此。譬由抱薪而救火也。夫銖銖而稱之。至石必差。寸寸而度之。至丈必過。石稱丈量。徑而寡失。夫十圍之木。始生而如蘗。足可搔而絕。手可擢而拔。據其未生。先其未形也。磨礪砥礪。不見其損。有時而盡。種樹畜養。不見其益。有時而大。積德累行。不知其善。有時而用。弃義背理。不知其惡。有時而亡。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吳王

不納。乘去而之梁。

路溫舒字長君，鉅鹿人也。宣帝初卽位，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。其辭曰：臣聞齊有無知之禍，而桓公以興；晉有驪姬之難，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諸呂作亂，而孝文爲大宗。由是觀之，禍亂之作，將以開聖人也。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。崇仁義，省刑罰，通關梁，壹遠近，敬賢如大賓，愛民如赤子，內恕情之所安，而施之海內，是以囹圄空虛，天下太平。夫繼變化之後，必有異舊之德。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滌煩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繼絕，以應天意。臣聞秦有十失，其一尙存，治獄之吏是也。秦之時，羞文學，好武勇，賤仁義之士，貴治獄之吏。正言者謂之誹謗，遏過者謂之妖言。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，忠良切言皆鬱於胸，譽諛之聲日滿於耳。虛美熏心，實禍蔽塞。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，無金革之危，飢寒之患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獄亂之也。夫獄者，天下之大命，死者不可生，斷者不可屬。書曰：與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今治獄吏則不然，上下相毆，以刻爲明，深者獲公名，平者多後患。故治獄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。自安之道，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，被刑之徒比肩而立。大辟之計，歲以萬數。此仁聖之所傷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則樂生，痛則思死，捶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囚人不勝痛，則飾辭以示之。吏治者利其然，則指道以明之。上奏畏卻，則鍛鍊而周內之。精執周悉之法中也。致蓋奏當之成，雖咎繇聽之，猶以爲死有餘辜。何則？成練

舊無與副
至等俱十
之四字補

者衆。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。不顧國患。此世之大賊也。故俗語曰。晝地爲獄。議不入。刻木爲吏。期不對。此皆疾吏之風。悲痛之辭也。故天下之患。莫深於獄。敗法亂正。離親塞道。莫甚乎治獄之吏。此所謂一尙存者也。臣聞烏鳶之卵不毀。而後鳳皇集。誹謗之罪不誅。而後良言進。故古人有言曰。山藪藏疾。川澤納汙。瑾瑜匿惡。國君含詬。唯陛下除誹謗。以招切言。開天下之口。廣箴諫之路。掃亡秦之失。尊文武之德。省法制。寬刑罰。則太平之風。可興於世。永履和樂。與天無極。天下幸甚。上善其言。

蘇建。杜陵人也。字子卿。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。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。會虞常等謀反。匈奴中。虞常在漢時。素與副張勝相知。私候勝曰。聞漢天子甚怨衛律。常能爲漢殺之。吾母與弟在漢。幸蒙其賞。人夜亡告之。單于怒。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。左伊秩訾曰。胡官號也。

卽謀單于。何以復加。宜皆降之。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。武曰。屈節辱命。雖生何面目以歸漢。引佩刀自刺。衛律驚自抱持武。氣絕。半日復息。單于壯其節。使使曉武。會論虞常。欲因此時降武。劍斬虞常已。律曰。單于募降者赦罪。舉劍欲擊之。勝請降。律謂武曰。副有罪。當相坐。復舉劍擬之。武不動。律曰。蘇君。律前負漢歸匈奴。幸蒙大恩。賜號稱王。擁衆數萬。馬畜彌山。富貴如此。蘇君今日降。明日復然。空以身膏草野。誰復知之。武不應。律曰。君因我降。與君爲兄弟。今不聽吾計。後雖欲復見我。尙可得。

• 舊無去字
補之 •

乎。武罵律曰：汝爲人臣子，不顧恩義，畔主背親，爲降虜於蠻夷，何以汝爲見？且單于信汝，使決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鬪兩主，觀禍敗。南越殺漢使者，屠爲九郡。宛王殺漢使者，頭懸北闕。朝鮮殺漢使者，即時誅滅。獨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，明欲令兩國相攻，匈奴之禍，從我始矣。律知武終不可脅，白單于。單于愈益欲降之，迺幽武置大窖中，絕不飲食。天雨雪，武臥齧雪，與旃毛并咽之。數日不死，匈奴以爲神，乃徙武北海無人處，使牧羝羊。曰：羊乳，乃得歸。武至海上，稟食不至，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。杖漢節而牧羊，臥起操持，節旄盡落。單于使李陵至海上，爲武置酒設樂，因謂武曰：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，故使陵來說足下，虛心欲相待，終不得歸，空自苦無人之地，信義安攸見乎？來時太夫人已不幸，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。獨有女弟二人，兩女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？陵始降時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負漢，加以老母繫保宮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過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無常，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尙復誰爲乎？願聽陵計。武曰：武父子無功德，皆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將爵，通侯兄弟親近，常願肝腦塗地，今得殺身自效，雖蒙斧鉞湯鑊，誠甘樂之。臣事君猶子事父，子爲父死，無所恨，願勿復再言。陵與武飲數日，復曰：子卿壹聽陵言。武曰：自分已死久矣。王必欲降武，請畢今日之驢，效死於前。陵見其至誠，喟然歎曰：嗟乎，義士！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，因泣下霑襟，與武決去。武留匈奴十九年，始以強壯出，及還，須髮盡白。在匈奴聞上崩，南

明下有著字。

向號哭歐血。旦夕臨數月。卒得全歸。宣帝甘露三年。單于始入朝。上思股肱之美。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。法其形貌。署其官爵姓名。唯霍光不名。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。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。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。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。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。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。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。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。次曰少府梁丘賀。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。次曰典屬國蘇武。皆有功德。知名當世。是以表而揚之。明中興輔佐。列於方叔。召虎。仲山甫焉。凡十一人。

襲下有擊字。

韓安國字長孺。梁人也。爲御史大夫。是時匈奴請和親。上下其議。大行王恢議曰。漢與匈奴和親。率不過數歲。卽背約。不如勿許。舉兵擊之。安國曰。千里而戰。卽兵不獲利。今匈奴負戎馬足。懷鳥獸心。遷徙鳥集。難得而制。得其地不足爲廣。有其衆不足爲強。自古弗屬漢。數千里爭利。則人馬疲。虜以全制其弊。執必危殆。臣故以爲不如和親。羣臣議多附安國。於是上許和親。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。匈奴初和親。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。伏兵襲。必破之道也。上迺召問公卿曰。朕飾子女以配單于。幣帛文錦。賂之甚厚。單于待命加媢。侵盜無已。邊境數驚。朕甚閔之。今欲舉兵攻之。何如。大行王恢對曰。陛下雖未言。臣固願效之。臣聞全伐之時。北有強胡之敵。內連中國之兵。然尙得養老長幼。倉廩常實。匈奴不輕侵也。今以陛下威。海內爲一。又遣子弟乘邊守塞。轉粟輓輸。以爲之。

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忍之故耳。臣竊以爲擊之便。安國曰不然。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。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。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。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。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。至今爲五世利。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。聚之廣武常谿。然無尺寸之功。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。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。故復合和親之約。此二聖之跡足。以爲效矣。臣竊以爲勿擊便。恢曰不然。臣聞五帝不相襲禮。三王不相復樂。非故相反也。各因世宜。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。非力不能。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邊境數驚。士卒傷死。中國櫛車相望。此仁人之所隱也。隱·痛臣故曰擊之便。安國曰不然。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。功不百者不變常。且自三代之盛。夷狄不與正朔服色。非威不能制。強弗能服也。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。不足煩中國也。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。至如姦風。去如收電。逐獸隨草。居處無常。難得而制。今使邊郡久廢耕織。以支胡之常事。其勢不相權也。臣故曰勿擊便。恢曰不然。臣聞鳳鳥乘於風。聖人因於時。昔秦穆公都雍。地方三百里。知時宜之變。攻取西戎。闢地千里。及後蒙恬爲秦侵胡。闢數千里。以河爲境。匈奴不敢飲馬於河。夫匈奴獨可以威服。不可以仁畜也。今以中國之威。萬倍之資。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。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。必不留行矣。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。故曰擊之便。安國曰不然。臣聞用兵者。以飽待飢。正治以待其亂。定舍以待其勞。故接兵覆衆。伐國墮城。常坐而役敵。

劉向新序
· 妙巧作說

舊無日以
· 仆減四字
· 補之

國此聖人之兵也。且臣聞之。衝風之衰。不能起毛羽。強弩之末。力不能入魯縞。夫盛之有衰。猶朝之有暮也。今卷甲輕舉。深入長毆。難以爲功。從行則迫脅。橫行則中絕。疾則糧乏。徐則後利。不至千里。人馬乏食。兵法曰。遣人獲也。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。則臣不知也。不然。則未見深入之利也。臣故曰。勿擊便。恢曰。不然。夫草木遭霜者。不可以風過。清水明鏡。不可以形逃。通方之士。不可以文亂。今臣言擊之者。固非發而深入也。將順因單于之欲。誘而致之邊。吾選驍騎壯士。審遮險阻。吾勢已定。或營其左。或營其右。或當其前。或絕其後。單于可禽。百全必取。上曰。善。迺從恢議。陰使聶壹爲閒。亡入匈奴。謂單于曰。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。財物可盡得。單于信以爲然。而許之。聶壹迺詐斬死罪囚。懸其頭馬邑城下。示單于使者。於是單于穿塞。將十萬騎入武州塞。是時。漢兵三十餘萬。匿馬邑旁谷中。約單于入馬邑。縱兵擊之。單于入塞。未至馬邑百餘里。覺之。還去。諸將竟無功。恢坐自殺。董仲舒。廣川人也。下帷讀書。三年不窺園。舉賢良。武帝制問焉。曰。蓋聞五帝三王之道。改制作樂。而天下洽和。百王同之。聖王已沒。鍾鼓箎弦之聲未衰。而大道微缺。陵夷至乎桀紂之行。王道大壞矣。夫五百年之閒。守文之君。當塗之士。欲則先王之法。以戴翼其世者。甚衆。然猶不能反。日以仆滅。至後王而後止。豈其所持操。或諄繆而失統與。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。夙興夜寐。法上古者。又將無補與。三代受命。其符安在。災異之變。何緣而起。性命之情。或夭或壽。或仁或鄙。習聞其號。未燭厥理。